

一、忍耐與等待

洪佩容

七年蟬蜷伏尺壤之下，忍受無盡的黑暗，寒冷與陰濕；漫長的等待讓時間也沒了概念，只有冷漠的陣陣楚音迴盪。彷彿凍結的寂寞，連呼吸都嫌激動得令人不忍再聽。

由於阿公的隔代遺傳，我的庠斗一直是家族工廠出品的正字標記。小學二年級那年，媽媽為了我美麗的臉蛋，帶我使了矯正下顎的慢慢長路。初期，是咬合的正位。牙齒被果膠似的塑模包覆，不能言語，冰涼的鐵片抵著口腔內壁，我清楚記得製作模型時，塞滿口、喉……直攪腹腔的窘迫，而那只是前導。含著塑膠入睡不知道經過幾次月圓，媽媽欣喜於眼前的成效：我可以用上排牙齒笑了。殊不知夜夜束縛著我的頭套，讓我輾轉難眠。

每當夜晚降臨，我便爬回七尺地下。下顎骨不斷折磨我的耐性，衝撞我的忍受極限。切身的痛與焉熬隨著時間積成習慣，慣於忍耐，甚至會因一次的小偷懶而擔心明日就不復完美。天天，夜夜，年年。我等待拋開枷鎖的光明到來；等待中有一天不再為非人的綁縛所苦，而這一等，便是九年。

九年，能讓女孩變成少女，以能讓十八歲的生日馱袱沉重的期待。等待，在領的下緣劃上紅線，經年的壓抑隨之隱隱疼痛；忍那，是故意忽視日益變形凹陷的頭顱，以及不再光彩的自信。為何會如此害怕？我害怕一旦解開縛網，便會回到原來的自己；怕隱瞞多年的祕密被揭穿，怕漫長的忍耐與等待幻為泡影。

但我何其想念從前天真快樂又安於不完美的我？而現在的我，熬過刺骨之痛，這九年值得嗎？

七年蟬破土之日，必須爬到樹上褪下舊殼，等待風乾，等待一曲嶄新的明唱。是忍耐，為蟬冠上晶亮的羽翼；是等待，讓我明白不完美的完美，或者，根本沒有什麼是毫無瑕疵的。一個人的美麗與否、富足與否，在於自信、在於心靈，也正因人有如此多變而豐富的差異性，才能成就如此精彩的生命。但願我也能向七年蟬一般，勇敢堅毅；在忍耐與等待之後，迎風高歌。